

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

永嘉縣志

下

清 张宝琳修 王棻 戴咸弼总纂

中華書局

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

永嘉縣志

下

清 张宝琳修 王棻戴咸弼总纂

王志邦 应海龙 徐顺旗 高远 鲍江华标点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嘉县志/(清)张宝琳修;永嘉县地方志编纂
委员会整理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0. 1
ISBN 978-7-101-07113-9

I. 永… II. ①张…②永… III. 永嘉县—地方志—清代
IV. K295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4360 号

责任编辑:金 锋

永嘉县志

(清)张宝琳修

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/www.zhbc.com.cn

:zhbc@zhbc.com.cn

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1/32 55 印张 1600 千字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 册 定价:310 元

ISBN 978-7-101-07113-9

《永嘉县志》卷之二十七

艺文志三

子 部

《汉书》有诸子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之略，《隋·志》合而叙之，谓之子部，凡十四种，唐、宋二史分十七类，《明史》为类十二。今为类十，曰儒家，曰兵家，曰法家，曰医家，曰术数，曰艺术谱录，曰杂家，曰类书，曰释家，曰道家，而杂家又自分子目云。

《儒志编》一卷《宋史·艺文志》无编字，今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乾隆壬申童基刊本。

宋 王开祖撰。明苏伯衡《序》：伯衡年十二三，侧闻乡之达尊言：宋时永嘉人物之盛、道术之懿，固莫加于乾淳之际。尚论其所由来，实出皇祐贤良王公景山，且盛称公学术议论文章卓然过人。伯衡私念公之在宋，仕不登于朝，化不行于国，而数百年之下，言濬斯道之源者属之公焉，必有大过人者矣。自是会永嘉学士大夫，辄从问公遗书，皆以为高文大册，散落无存，间存一二，亦不多见。伯衡未尝不叹惋久之。兹过永嘉，辱友公九世孙渊，始得见其家藏《儒志编》若干首，刘屯田、戴惟岳二墓文。观是书，虽不能尽知公，因文以求义，因迹以求用，亦足以得其绪余矣。於戏！庆历之前固有斯人乎？乡达尊岂欺我哉？使假之以年，究极高妙，得志当时，则其道不既昌大矣乎？读者安得谓六经群圣之道，至濂溪、横渠、明道、伊川诸子出而后复明？又安得谓五代文词之习，至欧阳永叔、尹师鲁、梅圣俞、苏子美诸公作而后丕变

也？惜乎！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，庸非天乎！虽然，扬子云有言：“存则人，亡则书。”而近世胡汲仲又广之曰：“千古圣贤之道，由斯文而知之；后乎千古，亦将由斯文而知今之道。”夫上下千古，其人不相及矣。必于其书而知其道焉。则公之遗书何可以不传也？渊图重刻以嘉惠来学，不亦宜乎？抑岂不以学术之在一家一邦，不若公之天下也欤？此君子之用心也。伯衡既幸得见，少偿素愿。又重渊克承家学，无愧为人后。忘其寡陋，识于篇末而翘翘望焉。洪武庚戌春。

新安汪循《序》：士有起于邹鲁不传之后，濂洛未倡之先，卓有所知而能自立于世者，其豪杰之士矣乎！道之在天下未尝亡，而托于人者不能不坠，是故因人而觉者易，先民而知者难。韩退之著《原道》，而谓“軻死不得其传”，程子谓其“非卓然见其所传者语不及此”，而以“豪杰之士”称之，然退之不过因文以致道，力求所未至，而有所得焉者也。矧能真见天人性命之理、入道胜复之功，措之言语文字之间，平正精实，先得周子《易通》之近似，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，不谓之“豪杰之士”可乎？景山举进士，以所如者不合，退与其徒讲明理学，所著仅存者此编，尤复阙略失次。司教清源诸葛文敏参诸王氏谱牒中，手自校正，间以示予。予谓自孟軻氏之说不传，儒者之言，大势凡三变：在战国之时，秦、汉之间，若孙、吴、苏、张、范、蔡、荀、列之徒，韩、李、陆、贾、刘、班，下至严安、徐乐之辈，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，惟务骋辞炫术以竞乎外，君子羞之，然犹皆必先有其实，而后托之于言也；再变而至宋玉、相如、王褒、扬雄之流，则一以浮华为尚，沿及隋唐，愈衰愈下，徒托空言而无实矣；三变而唐韩愈氏、宋欧阳氏，先后相望，号于一世，儒者宗之，其言不为无见，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为两物，卒不能复乎古也。五星聚奎，文运天作，濂溪者出，建图著书，阐发幽秘，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际，示学者穷理尽性之归，上接洙泗，下启伊洛者，孟氏之后一人而已。景山前此而起，无所观望倚藉，而能不以近代儒宗之所习者为师，超然心领神会于千载之上，言皆治国修身之要。见匪扣盘扞烛之为，如斯人者岂易得哉！其言曰：“孟子以来，道学不明，吾欲述尧舜之道，论文武之治，杜淫邪之路，辟皇极之门。”非有是见而能为是言哉！所恨在门无高弟，不能使其说行于当时，复压于程、朱之书，遂不显于后世。而后嗣之贤者，又不知珍守其说于家，卒致舛讹晦蚀，几失其真。抚卷之余，岂胜感叹！循顾何人，而足为轻重哉！窃禄是邦，表章乃职，故不敢不竭此心，敬序诸首，锺梓以传，而不自知其为固陋也。弘治乙未。

国朝金洪铨《序》：宋王氏景山先生，永嘉人也。登进士，不乐仕进，隐居东山之麓，聚徒讲学，卓然为甌邦道学开山祖。其著作仅存《儒志编》一书，私心向往，今始得而读之也。先生旁搜远绍，以斯道为己任，其致力也，以复性为宗，以立诚为要，躬行实践，归于心得，故能举天人性命之旨，剖析精微，如道家日用事也。先生当洙泗既遥，伊洛未起，坠绪茫茫，江河日下，夫岂乐自尊其说而为是编耶？抑有不得已于言者耶？盖自道学失传，而人心之害至于锢蔽而莫之救也。或以衣食乱其心，或以利害撓其念，扰扰于内，寤寐不能休。至响明物接，我心复为扰扰者引之而去，无所主持，虚灵之体，日就汨没。不至失其本心不止，而昏昏者犹扰是为性之所近。呜呼！性分中恶有如是之扰攘者为哉，亦见其惑矣！是学术之忧即世道之忧也。先生有云：“有人焉，中夜息于幽室之中，我心之清明者还矣。孝悌忠信，生于此时。较之孟子‘鸡鸣乎旦’之说，实相为表里。”又云：“君子处则其心安，出则其道尊，无他，不欺而已矣。儒者莫要于不欺其心耳。”不自欺其心，必不忍欺其君父，欺其百姓。一诚所积，物相感而化之。然则是编之阐明道学，关乎世道人心者岂浅鲜哉！先生资警而养粹，德充而道光，使天假之年，何难参伊洛诸君子之座，论者似不能无憾。然学者守其一二语，可终身行之不尽，先生不朽之业不具在是乎哉！是编也，览诸藏书之家无有存者，郡庠黄生之升偶得之农家，服膺弗失。郡司训童君基为捐清俸，重镌以寿诸世，其笃于嗜古有足尚者，用是不辞固陋而为之跋。乾隆十七年壬申四月。

张振夔《题后》：余读《儒志编》既卒业，始省智之于贤者，圣人之于天道，信乎其有命也。当宋庆历间，伊洛未作，吾甌有景山王先生，生于僻壤，而能心领神会于圣贤之学，奋然以复性为宗。虽所著仅遗一编，其中昌明宗旨，似不及伊洛之奥衍，然其论学无过高之言，论政无过迂之谈，论人无过刻之求，固醇乎其醇者也。惜其短命与复圣同，因喟然而思孟子之言，以为智之于贤者或充实而未光辉，圣之于天道或一间而未达，两者皆有自然之功候，不可以智力究竟，而此身忽焉以逝，岂非命哉！昔陈待制撰《学业传》，谓是编最末章，则有“孟子以来，道学不明。吾欲述尧舜之道，论文武之治，杜淫邪之路，辟皇极之门，吾畏诸天者也。吾何敢已哉！”其自负如是。今童司训镌本，其末章乃庄周之为道，而此缺焉不载，是首尾未完备也。又按金太守跋亦云：“是编览诸藏书家，无有存者，黄茂才之升偶得之农家。”知其晦蚀于覆瓿之间久矣。夫以先生之夙慧，具兼人之进取，自弱冠发明经蕴，已归于实践自省。

使天假之年，积其仰高钻坚之力，裕以瞬存息养之功，虽周、程、张、朱奚让焉！乃卒年三十二，所著之书又阙略失次。自前明苏伯衡、诸葛文敏等，先后访诸王氏家藏，参以谱牒，犹脱略若是。暨今七百有余岁，欲寻坠绪之茫茫，难已！虽然，学者但因今之所存，求其昔之所为教，果得其一二言以自课，将终身行之，尚有未尽，亦何庸过求备也。予窃怪夫世之干求仕进者，其形质之坚强过先生远甚，幸而富贵遂其欲，且享高年至耄耄，君子固以为有命，然一旦溘然以歿，易世之后，乡人无复举其姓氏。而先生以弱脆之质，方壮遂殒，历今七百余载，犹俨然在人耳目间者，岂非富贵寿考，极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，不过百年销灭无存，若复性立诚，一时纵限于修短之命，而性理之所潜乎默感者，愈远而弥芳，如先生者，宜乎君子不谓之命也。顾予犹殷殷然叹之者，徒以吾瓯有先生其人，当道学晦塞之时，独能倡为此编，为周、程、张、朱嚆矢，而今瓯之儒者罕能闻知而兴起焉。此则予所为低徊慨叹，而不能自己者矣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：开祖，字景山，皇祐五年进士，试秘书省校书郎，佐处州丽水县。既而退居郡城东山，设塾授徒，年仅三十二而卒。其著作亦多湮没。是编乃为讲学之语，旧无刊本，据其原序，乃明汪循知永嘉时始为搜访遗佚，编辑成帙。因当时有“儒志先生”之称，故题曰《儒志编》。然考《宋史·艺文志》儒家类中，有王开祖《儒志》一卷，则非循之所辑，或原本残缺，循为厘订而刻之欤？其书久湮复出，真伪虽不可考，然当时濂、洛之说犹未大盛，讲学者各尊所闻。孙复号为名儒，而尊重扬雄为模范。司马光三朝耆宿，亦疑孟子而重扬雄。开祖独不涉歧趋，相与讲明孔孟之道。虽其说辗转流传，未必无所附益而风微人，往越数百年，官是土者犹为掇拾其残帙，要必有所受之，固异乎王通《中说》出于子孙之夸饰者矣。循，字进之，所著有《仁峰集》，今未见传本，惟此书尚行于世云。

《伊川先生语录》一卷《二程遗书》本。

宋 刘安节编。陈渊《跋》：予官吉之永丰簿，沿檄至临川，见刘元承之子县丞诚。问其父所录《伊川先生语》，蒙示以元承手编。伏读叹仰，因乞传以归。建炎元年十月。

《程门问答录》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。

宋 鲍若雨编。朱子《伊洛渊源录》：鲍商霖名若雨，有《答问》数条，及录《伊川语》一卷，今见文集遗书。

《温州经籍志》：此书明时尚存，今则不复有传本矣。然《伊川文集》载有《答鲍若雨书》，并《答问》六条，而鲍氏所录《伊川语》一卷，朱子亦收入《二程遗书》，《问答录》虽不可见，想所载者亦不过如是耳。此郑渔仲所谓“书名亡而实不亡”者也。

《训蒙规鉴》十二卷 万历《府志》、乾隆《府志》鉴作戒。

宋 仰忻撰。

《草堂语录》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补辽金元艺文志》并以为元人，误。

宋 张辉撰。万历《府志》：辉尝摭古人行事，断以己意，曰《草堂语录》，人称草堂先生。

《枢言》五十篇《水心文集》。

宋 蒋行简撰。

《白羊问答》《水心文集》。

不知撰人名氏。记蒋行简与郭雍问答之语也。

《内治详览》《艮斋浪语集》。

宋 刘愈撰。薛季宣《刘进之行状》：今皇帝即阼，诏书求直言。君以今方边兴，取守方略，要有人言之，至如内治，所不可缓，著书曰《内治详览》以进，陈自治之策，在清其源，凡十数条，皆切治道。奏下三省看详，不报。后朝廷施行数事，大略与君论合。

《荀扬问答》《千顷堂书目》作叶适《荀扬问答外编》，《宋史艺文志补》又作《外稿》，并误。今从万历《府志》。

宋叶适撰。《温州经籍志》：案：水心《荀扬问答》，《宋艺文志补》作《外稿》。考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载《水心别集》，有《外稿》六卷，其书今存。检其篇第，无所谓《荀扬问答》者，疑诸目或因它书叙水心撰述，以《问答》、《外稿》牵连并列，遂误合为一书。惟万历《府志·艺文门》以《荀扬问答》著录，盖得其实，今从之。水心《习学记言》四十二论二子甚详，虽无《问答》之语，然其大旨可见也。

《潜室陈先生木钟集》十一卷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宋史艺文志补》。逊学斋藏明弘治刊本、温州府学新刊本。

宋 陈埴撰。《自序》：志曰：善问者如攻坚木，善待问者如撞钟。明

友讲习，不可以无问也，问则不可以无复。今之不善问者，徒先其所难，后其所易，取其节目之坚，乃欲一斧而薪之，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，则匠石从旁而窃笑之矣。至其待人之问者，或小叩之而大鸣，或大叩之而小鸣，不待其再至，而亟尽其余声，或余之未尽，而恣其人之更端焉。然则是钟也，其必州鸠氏之所弄者乎！余非待问者，顾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运成风之巧，乃欲以空中之物随酢焉，其不哆然肆、黯然哑者几希矣。或曰：空故能声，虚故能应，坏木之窍穴，而万籁出焉，物固有然者矣。余有感于斯言也，取二物，因命之曰木钟焉。子幸有以问余，余方以问子。

明 吉水邓淮《序》：今天下之文集繁矣，而《木钟集》则予未之见也。以予之未见而又欲刻之，无乃益其繁耶？顾予少时翻阅五经及孔孟性理诸书，凡诸儒之有发明经旨者必具列其姓氏，而潜室陈氏与焉。予既已知有其人，而亦与闻其言矣，但未知其言之具载于《木钟集》。比者假守温州，躬祀诸儒，乃知先生实郡人，而其所遗《木钟集》犹有存者。郡有斯人而有斯集，表而出之，郡守事也，郡守责也。矧斯集之不传久矣，后之学者，如予之未见亦多矣。刻之于梓，使皆得而见之者，予心也。体予心而刻之者，瑞安令高君宾也。若宾者，可谓知先生、知《木钟集》者，可嘉也。至如斯集之命名，则自有先生之题词具在，兹可略。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

江阴高宾《序》：太守邓侯守温始逾年，道洽政成，百废具兴。以温多先哲，若潜室陈先生辈，皆亲炙程、朱之门，而上承孔、孟之绪者，乃历考其人，作书院以崇祀之。其有遗书逸稿足以发明斯道者，必梓行以嘉惠后学，若《木钟集》者其一也。先生所著不止是集，于今可见者才此编耳。其言虽已散见群经，而板之失传已久，人几不知有是书矣。侯既访而得之，乃以命宾俾重锓梓以广其传焉。夫书以载道，道不可废，则书不可以不传，然固有不载乎道者矣。不载乎道而不之传可也，载乎道矣而不得其传，君子其能已哉！矧兹集之为书，根据六经，羽翼传注，剖析微奥，精入秋毫，于古圣贤所以立言重训之旨，发之殆尽，盖真可谓载道之器，而天下之所不容无者。然由宋而来，三百年于此，卒无有能衍其传以溥之于世，岂亦有待于今日乎？宾也承乏是邦，既得以敬拜先生于祠下，又因吾侯之教，得先生之书而读之，幸亦大矣。顾惟遗编中多讹阙，欲丐善本以考正而补完之，旁求累月，卒不可得，亦惟付之太息而已。夫以先生之乡，流风余韵在人未泯，而此集已无存者，而况于四方于异日乎？此而不传，则自是而往，抑又可知矣。然则侯之此举，岂小补哉！呜

呼！此宾之所以踊跃用命不自计其力也。时弘治辛酉夏六月。

国朝陈思燭《序》：圣贤之垂教也，博学继以审问，切问先于近思。在《学记》曰：知不足能自反，知困能自强。惟教学本有相长之几，故传道、解惑胥于问乎是赖。勉斋谓朱子从游之士，迭诵所习以质其疑，意有未喻，则委曲告之；问有未切，则反覆戒之。盖学者因问以求其间，教者因问以致其详，详辨而问无不达焉，问得而理无不精焉，则试读潜室先生《木钟集》而得之矣。先生为宋名儒，尝从朱子于武夷，所见超卓。绍定间起善湘建明道书院，辟主讲席，四方就学者数百人。所著《禹贡辨》、《洪范解》、《王制章句》等书，皆未及覩。而是集为前明东瓯守邓公淮访求遗稿，刊于郡斋，藏版已无复存。同治癸亥岁，余来守是邦，考献征文，辄乐得先正遗书而读之，而所见惟叶氏《水心集》、王氏《儒志编》、《梅溪集》数种。夙知是集已奉采入《四库全书》，而先生桑梓之邦，竟无一能追仰曩哲，珍守遗编。学术之不明，趋响之失准，深用感喟，因亟思补镌是书。会瑞安孙琴西观察主讲紫阳书院，既从丁松生大令索得旧本，邮寄示余，且谓是集初镌赖有吉水邓公，今君亦籍隶豫章，能为重谋剞劂。自明迄今，相望遥遥，后先辉映，亦佳话也。余重题之，爰与中山院长孙渠田学士，互相商榷，即属永嘉王复斋广文专司校理，篇幅字体，悉仍旧版，阅四月告成。余维古今著述，惟足以发明斯道者为可诵可法耳。彼博洽者未精审择，专一者未集大成。是集本末具举，体用兼赅，卷帙无多，而内圣外王之学备，且复词少理畅，语约事举，纲振条析，冰解的破，譬诸马君论事，无一言可损益者。是非根据经史，研究理道，其能于古圣贤立言垂训之旨，剖析微奥如此哉！学者得是编而诵讨之，不啻与先生一堂晤对，辨难质疑，由是触类引伸，旁参曲证，诚如魏鹤山之言曰：“千数百年，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，至是脱然若沈疴之间。大寐而醒，将钟不待叩，居然声入心通焉。其斯为可诵可法之道，非即为可传不可废之书耶！”抑余闻之东瓯凤号“海滨邹鲁”，宋时理学尤盛，元明以来，儒林文苑历多传人，及兹教泽寢衰，师承易失，将欲鼓舞而振兴之，则既以是刻志景仰前贤之深意，即以是刻示引进后学之规模，不又重有望于多士之能讲肄服习，胥以是书为主臬之奉哉！同治六年十月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：是编虽以集为名，而实则所作语录。凡《论语》一卷、《孟子》一卷、《六经总论》一卷、《周易》一卷、《尚书》一卷、《毛诗》一卷、《周礼》一卷、《礼记》一卷、《春秋》一卷、《近思杂问》一卷、《史》一卷。其说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列《礼记》之中，盖其时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虽成，犹私家之书，未悬于国学

之功令，故仍从古本。史论惟及汉唐，则伊、洛之传不以史学为重，偶然及之，非专门也。其体例皆先设问而答之。故卷首《自序》谓：取《礼》善问者如攻坚木；善待问者如撞钟义，名曰《木钟》。刊版久佚。明弘治十四年，温州知府邓淮始得旧本重刊。自第五卷至十一卷，皆题曰某卷下。疑或各佚其上半卷，而核其所列，则《书》始二《典》，《诗》始比兴赋，《春秋》始隐元年，《近思杂问》始理气，史始汉，皆不似尚有前文。惟《周礼》不始《天官》，而始“府、史”，《礼记》不始《曲礼》，而始《王制》，似有所佚。然“府、史”之名先见于序官，而《王制》亦《礼记》第三篇，即从此托始亦无不可。宋本既不可见，姑阙所疑焉可矣。

《宋元学案》：通直陈潜室先生埴，少师水心，后从文公学。集其答问弟子之问者，名之曰《木钟集》。其四端说，即文公之答其所问者，而转以之答其弟子之问，盖能墨守师说者也。

《温州经籍志》：潜室先生为朱门高弟，《木钟集》皆与门人问答语，大都阐述师说。然其学颇渊博，如礼乐历算及汉、唐制度，莫不该贯；文亦雅驯，无语录家鄙俚之语。原目凡十有一。据卷九论闰法，引《左传正义》语云：“已写在《六经总论》中”，则书中篇目悉潜室所手定也。

《朱子语录》雍正《通志》、万历《府志》作《辑次朱子语录》。

宋 叶味道编。辛亥以后所闻。《池录》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凡五卷。见黎靖德《朱子语类·卷首》。

《温州经籍志》：考辛亥为绍熙五年，时朱子方以知漳州罢奉祠居建阳。《宋史》本传谓“味道师事朱熹，试礼部第一。时伪学禁行，味道对策无所避。既不第，复从熹于武夷山中。”即其时也。

《尊本录》万历《府志》。

元 刘清撰。

《自省录》《千顷堂书目》。

明 黄淮撰。陈敬宗《文简黄公墓志铭》：永乐癸巳，车驾再巡狩，公留守，时汉王潜蓄夺嫡之志，忌公独深，日夜窥伺间隙，流言监国之过，公遂不免，一滞十年。处困中，惟日赋诗以自遣，形于诗者，无非引咎责躬之言，名曰《省愆集》；又即人情变态之机寓之于言，名曰《自省录》。

《养正蒙求》乾隆《县志》、万历《府志》。

明 梅颐撰。颐，字昌年，号甦庵，以明经荐任都昌主簿，迁夔州判。《自序》：古者八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礼乐射御书数之文，所以涵养德性于幼稚之时，而下学上达之理无不在也。及其长也，自致知格物以至于修齐治平，由家国以及于天下，是以古之君子少而学之有素，长而施之于是无不可者，又推而至于参天地赞化育之道，举不外乎是矣。呜呼！今之人自蒙童至于成人，养之弗端，口不道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德行，是故愈趋而愈下，日薄日偷，岂三光五岳之气不全，而人心昧昧若是，天理亦从而不能昭昭邪？非邪？抑耳涂目惑，惟利之趋，先王之道其不泯灭而无闻者幸矣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故濂洛关闽诸先生者出，拯人心于坏乱之余，闡人文于将坠之日，谆谆切切，而所以梯航乎后学者惟恐不及，此教之所以立，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之道粲然复明于世，何其幸邪？斯道也，又不能家喻户晓，又有味于所学而不知所以为教者，唯词章浅技之是攻，篆籀末学之是尚，朝讲暮习者不过如此。而于所谓天理人心之说，蔑不知为何事，三纲五常之道又视为常谈，则望其如古之人，自小学以进乎修齐治平，以底乎参赞位育者，吾知其不能也明矣。颐赖先人之余绪，少而知学，长无以成，每于圣贤道德之格言与夫日用彝伦之至理，盖尝窃与有闻焉。积之之久，亦粗识夫天理人欲之分，公私义利之辨，而于濂洛以来诸夫子之遗言，窃得以知所趋向而心究焉。辄于暇日编次诸夫子及近代大儒箴铭赞训之作，继之以七君子之赞终焉。盖欲使人诵其名，耳熟而心慕焉。缮写成卷，率以四言为则，兼有韵语，庶用便于童习。意者欲其自僮幼时口诵斯文，长而从先生长者求问其义，则能知夫圣贤所以为学之方，而尊德性道问学之事，亦未必不从是而有得焉，亦足以养正于蒙矣。《易》曰：“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”又曰：“童蒙求我，匪我求童蒙。”敢窃取其义而名之曰《养正蒙求》云。

《嘉言善行录》二卷 鹤阳《谢氏家集》。

明 谢德瑀撰。

《正蒙述解》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。《太极图解》一卷 雍正《通志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。《西铭解》、《庸言集》。并见万历《府志》。

明 朱湓撰。

《理气图说》《千顷堂书目》。

明 叶挺撰。

《正教编》一卷《国史经籍志》、《百川书志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。

明 王瓚撰。《百川书志》：明武宗朝两京国子祭酒永嘉王瓚，读《五经》及体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诸生。案：《广说郛》、《续百川学海》并刻此书。

《王氏族约》《千顷堂书目》。

明 王澈撰。知府洪垣《序》：浙之称大家者，惟浦江郑氏，盖以义规为可尚云，其谨朴循礼，制度严密，虽为一家之训，而国脉民风系焉。然民风之正，以士风倡之，予叹不可复见矣。今少参东崖王公，推予民范之意，广宗约，首诸乡邦，以祀事联族党，以族党修礼义，以礼义闲内治，以内治施有政，以有政措官刑而集国宪，率皆约乎体要以循吾衷，洽诸人人而不可倦，岂非重士以为民俗倡也。夫古者宗法立则风俗淳；忠义出而朝廷尊。至唐颜氏犹以《家训》维大节，成社稷之勋。今兹约之行也，其古宗法之遗与！简而易从，曲而可则，故不出家而天下平者，用此道也，岂独吾郡乎哉！昔宓不齐谓孔子曰：“自予得五人而单父治，张咏之守益州也，亦因张逵、李旼辈之学行而一州之学者知劝。”今予得王氏，而民范有不行者哉！予兹试矣。

《检身集》乾隆《府志》。

明 王勋撰。乾隆《府志》：勤弱冠即有志圣贤，精思力践，有声庠序，录先正格言及所自得者，曰《检身集》，用自镜考。

《瓯东私录》六卷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。逊学斋藏明嘉靖壬子刊本。

明 项乔撰。《自序》：人情明于观人而暗于观己，故于人之不知而作者，类能指其纰漏而正其非；至于己，有所作，则公然不知其非而以示人也。义理玄微，又安知人之非我，不犹我之非人乎？语曰：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。”不自见之患也。予质鲁，颇知好学，所至胸中略有悟处，必札记之，虽夜必兴，虽不敢谓不可易，而不肯自遗，古语无伦次亦无文，录成四帙，不敢自以为是，尚期就正于有道者，而名之曰《私录》云。其《文录》、《政录》，则已达之知旧，行之省郡矣。不敢言私也。时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哉生明，永嘉项乔叙于广之南雄公署。拙稿嘉靖戊申梓于漳南上杭，名曰《瓯东稿略》，凡四册，窗友张沧江纯尝校正之。辛亥续梓于东粤紫薇垣，凡十册，总名曰《瓯东私录》，则从化教谕傅阳明、新宁教谕林章与香山教谕张天叙各校之。而张天叙

规正处亦多，三洲李都宪、翰林修撰同年罗念庵俱已为之序矣。壬子至南雄，以示推官刘僊，僊仕而优于学者，请类所得关系圣学者为《私录》。谓文已达之知旧，政已行之省府，匪私矣，类为《文录》、《政录》云。予是之，遂于篇章断续增减，分而为三，似便观览。惟《私录》四书疑无章次，序而改梓，则二子之责也。嘉靖三十一年壬子。

吉水罗洪先《序》：洪先与甌东项君同登第，数相见于相国张公之门，间论学，嘿嘿注视无酬语。已而，授南部以去。故事：铨司视南北有轻重，规便者多方取援，君故与相国连姻，顾不一藉手。比在告，道出仪真，疫疠大作，亲交无或过者。君在分司，为之馆穀，日坐榻上问安否，盖自是始知君。每遇缙绅，辄问其行事，莫不啧啧诵述，如敦彝之古，云栖暗然；如山岳之重，林卉郁然；如雷霆之迅，伏蛰醒然；益自信知君不谬。而又因君推之，以为利害不能回者，则其人必足以致远而大受，可无疑也。然身以忧罪，前后卧田里且二十年，虽欲面质所学，竟不可得。自己酉至辛亥，凡两见，倾倒不能舍。己而，遗以《私录》十册，俾订可否，则见君之生平，无问职之劳佚、境之顺逆，咸资经义以自辅。而于心思所得，出处所经，与夫见闻所及，日有札记，以庶几古人精思而力践者。既未尝主一家之言以拒众善，亦未尝成一家之言以剿众说。达意以为辞，无所饰也；据理以为见，无所择也。读之者，虽未与接，而亦可以知其为人。洪先至是徒抱过时之悲，且疑知君犹未尽矣。虽然，自致知穷理之辨出而学分日，径趋者恶考索之寡要，务博者疑存守之拘方。门户既殊，辩论益远，君子二者宜有鉴别，且以为有先后邪？且以为并进邪？且以为皆似是而非邪？抑其利害不能回，与行事之可诵述者，得之天而坚于学邪？抑学之所在，有不止于是《录》耶？君尝以著述为讽，是时亦复嘿嘿注视无酬语。数年以来，既有少契于经义，而因觉力践之愈难，故宁无泛应，不可一日而释卷；宁无多识，不可一息而罔生。盖今而后乃能以身取益于君，而又悔昔之孤陋，未能一言为君益也。君二子文煥、文蔚，年少而质美，足以继志，书来以是《录》为问，有厚望焉。遂序其平生以复，或言《录》中语激切近于愤世，析理间出同异，统纪未一，则谓之曰：“此贤者所同，众人弗识也。”君诚知存守所在，进进不已，安知终无损益时耶？嘉靖壬子正月。

《温州经籍志》：案：《甌东私录》十卷本，合杂文及论学札记、文移、公牍为一编，嘉靖辛亥刻于广东，明年又刻于南雄，则推官刘僊别为编次，以论学文字为《私录》六卷，余为《文录》、《政录》。今十卷明刻本，瑞安项氏有之；后刻

六卷本，予家有之，而《文录》、《政录》则并未见。今两存其目，以初刻本隶别集，而著刘编本于儒家，从其实也。甌东之学，宗尚姚江，又与聂豹、罗洪先、欧阳德诸人往还讲习，故此《录》持论，大指多与阳明符合。其谓朱子著述极多，而格物求放心，尊德性，头脑去处，却觉差异，亦不满于宋儒。然其论学札记，兼重问学，与姚江末流入于狂禅者迥异。若谓陈白沙能妙悟而失之禅，阳明谓良知即天理，而遗却良能。盖矫枉而不觉其言之过。王龙溪《水西冲玄会言》以“戒慎恐惧是本体，不睹不闻是工夫”，决非阳明之言，并砭针不遗余力。盖学有心得，非依草附木随声附和者也。至其论《周礼》，主俞迁椿等“冬官不亡”之说，论《大学》古本，谓未见其是，考证不无稍偏，然讲学与治经诂字，宋元以来涂辙久异，固未足为甌东病矣。

《项氏家训》《甌东私录》本。

明 项乔撰。《自序》：家难而天下易，自天子达于庶人一也。然必先其难而后可及其易。予家居，既立祠堂，修族谱，仍作《训》诏族人者以此。然《训》虽四十七条，要皆推广圣谕六句之意。其有不共，国有常刑，吾族人不念家训，独不念国法乎？念哉！毋使我诿之于难也哉！虽然，家不有本乎？身修而后家齐，反身之吉，言有物而行有恒者，岂异人任之？呜呼！人生不满百年，岂敢虚度？天理万古一日，何代无人？予子文焕，请寿诸梓，人给一编，以便传习，庶几勿替！引之作《训》序。

《普门张氏族约》《甌东私录》本、《樗庵日钞》写本。

明 张纯撰。《温州经籍志》：张沧江所著《族约》，旧府、县《志》并未著录，惟周懋宪《樗庵日钞》录其文二十七条，分三目：曰《辨贤约》，则定择族长（族之年长者为之）、族献（通知古今行谊可则者为之）、族正（能执礼法不任私意者为之）及立宗子诸事；曰《月旦约》，则议立祠祀始祖以下，及以族之贤者配食之礼；曰《立春约》，则春祭之礼节也。《项氏家训》后附录二十六条，则皆训俗法语，为《樗庵日钞》所未载。《约》中所定礼制，大旨宗朱子《家礼》，而参以《大明集礼》及永嘉乡俗，斟酌参定，条理严整。《私录》所载，尤多精语。甌东识其后，亦谓其援引故事切当人情云。

《大学衍义通略》三十一卷《经义考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

明 王诤撰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：其书取杨廉《大学衍义节略》、邱濬《大学衍义补》合为一编，凡《节略》十卷，《补略》二十一卷，间亦释字证义，取

便检阅,无所阐明。

《按痛编》一卷 逊学斋藏钞本。

明 金昭撰。《自序》:余生迂以拙,动多诘,咎即觉,觉辄疾书,揭诸座右以自镜,期毋再蹈,久之慙去什一。闲尝取先正书读之,往往有默契余衷者,叹曰:嗟乎!是诚古方书矣,余疾日其有瘳哉!因分类铨次,痛为检身之一助,谓其中癖窳,犹良医按痛而砭也。爰窃此义,以命编。观者幸毋以豹管见嗤云。

《省言》《半山藏稿》。

明 王应辰撰。王叔果《海坛王公墓志铭》:公蚤岁肆力诗章,晚乃逊志圣学,于白沙、阳明二先生之学大端归指,日究而心赏焉。所著语录有《省言》。

《太极图说》雍正《通志》。

明 王家春撰。

《翼正初编》九卷 乾隆《府志》。永嘉王氏家藏钞本。

明 王钦豫撰。《自序》略曰:愚始解章句,目未逾《论》、《孟》之书,已心疑所谓佛者,宜不容于辨邪说之孟子。及稍诵古文词,见有若傅太史、狄梁公、韩吏部之抗疏,欧阳文忠之论著,皆力攻之,益跃然而信曰:佛之见辟于吾儒若是乎!自是有所寓目,多心识之。孟子曰:“能言距杨墨者,圣人之徒。”诚深有见焉。使为吾儒者,果能正色昌言,卓然信守其是,彼虽黠亦谁能掩之。今观其说无生、谈上乘者,尽吾党聪明人也。间有伸正论以排邪说,则莫不诤而诟之曰:“此不祥之人也。”嗟嗟,习俗已成,何能骤易?虽复敝舌腐唇,谁为信之?无已,莫若求之方策。大抵豪杰之生,必领扶舆之正气,各有赫然持正者。或出之胸臆所发摅,或见于行事所纪载,使后之人,从风檐展对间,见其慷慨唏嘘,双眸炯炯,岂非方策中诚有不得掩者哉?自傅太史撰《高识传》,其书不传。近代罗氏《困知记》、胡氏《居业录》于儒佛邪正之分,判若观火。愚也感怀往昔,不能自己,乃即就箝中所有粗为钞集,龟勉数月,致忘寝食。妄希羽翼之功臣,不亦过乎!

王起元《序》略曰:今天下之言,可喜、可怖、可美、可矜者,洋洋乎散见佛乘中,溺而信焉者咸是也。有高明者不能不疑之,疑之诚是矣。而一二仁恕君子,又每持晓世之言为彼道护之,曰:“佛善为宏阔高广之言以诱人。”以愚

观之，其所洋洋而言者，未必佛之所本有，未尝儒之所本无。夫佛言之而宏阔高广者，以儒言之反亲切而不欺。则惟尽之以殃、庆二端而已矣。自专理之氏好以理胜，则耻陈微应，惧或眩焉，然降祥降殃，何代无之？虽有戾人，不能不感于其故也。翊正者其有忧患乎？予叔父盖曰：“世方且乐言报应，吾亦与之为报应。然而应吾之所应，报吾之所报，与彼之云者大迳庭矣。繇吾之所录而观之，则天之所以在，斯翊正之全力在焉耳。嗟嗟！哲人有言，惟君相为能造命，非其因之谓欤！”又曰：“一节之至，可薄云霄而动星象，非其果之谓欤？”故归本言行之指，夙备前编，兹更以证其不诬耳。

《静观斋心书》乾隆《府志》。

国朝 陈光前撰。

《修齐粹言》《修齐赘言》手稿本。

国朝 陈星庆撰。星庆，字莼圃，诸生。好谈性理之学。辑前言往行以自警，曰《修齐粹言》。其所自著，曰《修齐赘言》。瓯俗佞佛，独星庆家三世不延缙黄。是书盖不沦于习者。

右儒家

《平戎书》万历《府志》。

宋 鲍极撰。

《校定风后握奇经》一卷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世善堂藏书目》。《艮斋浪语集》本。

宋 薛季宣撰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：自晋马隆三百八十四字，《续图》三百十五字，合标题七百字。又有马隆赞、述，多所发明，并写阵图于后。马隆本“奇”作“机”。《自序》：《风后握奇经》三百八十四字，《续图》三百十五字，合标题七百九字，以众本《武经总要》阵法，轻次传著成章，而存异文于下，已缮写可读。始走游新都鱼复，观览武侯《八阵石图》，爱其文同《先天易图》，每恨阵法未能详究。闻成都唐棋盘市，虽章仇兼琼经始，而多得武侯遗意。履其市道绳直，阡井交贯，百工类处，技别为行，识者晓知。乍然入者，至于终日迷不能去，方悟李卫公言：“古八阵龙虎蛇鸟之为旗，法前古服章之辨”，为并识之，得《握奇经》读之，而八阵之势判然矣。前闻袁隐君先生论六花阵法，明于八阵、《握奇》，然后知其源本，从来六、八之阵不